



阜阳风情（乡土卷）

思良 编著

酃丘风土实录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鄯丘风土实录 / 思良编著. — 海口 : 南方出版社,
2015. 7

(阜阳风情·乡土卷)

ISBN 978-7-5501-2410-3

I. ①鄯… II. ①思… III. ①乡土—民俗—太和县
IV. ①K892.4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0773号

《阜阳风情》(乡土卷)

鄯丘风土实录

-
- | | |
|------|-------------------------|
| 编 著 | 思 良 |
| 责任编辑 | 陈晓军 |
| 版式设计 | 傅 霞 |
| 彩图设计 | 姚 瑶 |
| 出版发行 | 南方出版社 |
| 社 址 |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
| 邮政编码 | 570208 |
| 电 话 | (0898) 66160822 |
| 传 真 | (0898) 66160830 |
| 印刷装订 | 安徽省合肥星光印务有限公司 |
| 彩图印刷 | 安徽省合肥世家彩印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mm 1/32 |
| 印 张 | 27 |
| 字 数 | 690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65.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皖北文化研究中心科研基金资助
思良 编著 南方出版社

郟丘風土實錄

王秉超



馭心化蝶飛千載；

撒字成文敵萬金。

劉杰——安徽壽縣

閱歷古今凭縱目；

傾心鄉土寫生民。

鄭虹霓（女）——安徽阜陽市

宏著宏篇，實錄風情光故里；

古香古色，史修文化耀新鄆。

于錫义——山東烟台

鄉土最親，古邑風情歸實錄；

圖文并茂，新書筆調見真功。

徐俊杰——江蘇海門市

行誼系鄆丘，鄉野采風常戴月；

遠謀牽故土，人文實錄總親民。

毛國廷——江蘇南京市

白啟宸撰聯以賀恩。良先生鄭丘風土實錄出版

細水長流同雨蒼桑存史乘
陽光永耀古今壇遞寫春秋

乙未秋月山人馬騰書於景德鎮

細水長流，風雨滄桑存史乘；陽光永耀，古今壇遞寫春秋。

題賀思良先生《鄭丘風土實錄》（楹聯）白啟宸撰 馬騰書

思良先生的文化担当 无愧时代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

早就耳闻巩思良先生的大名，知他是阜阳地区（包括今阜阳、亳州二市境以及划属淮南市的凤台县）民间文化、乡土文化研究和创作的热心人，是皖北文坛的“独行侠”，但真正和他见面，听他谈笑风生、如数家珍地述说阜阳的民间文化和风物典故，则是在2011年。5月中旬的一天，他突然来到徽学研究中心，将第二次印刷的大作《阜阳风情》（民俗卷）——《阜阳人说阜阳人》签名赠送于我。翻着这部倾注他多年心血的著作，我不禁啧啧称叹，深为这位皖北文化守望者的执着追求而折服。后来，我认认真真地将这部六十余万字的著作读完，悠久而厚重的皖西北历史和阜阳文化顿时全景式地浮现在眼前。正如他在《作家寄语》中所写的那样：“轻松翻翻，本地居民即认识自己；悠闲看看，他乡朋友便了解阜阳。”是的，作为他乡的朋友，如果说当年我做淮河流域研究时接触还只是阜阳明清时期历史皮毛的话，那么，今天通读这本书，我才真正地对阜阳文化、风物和阜阳人有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了解。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位地域文化的守望者和热心人，思良先生并没有停留在业已取得的成就上而止步不前，相反，他却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探索之中。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多一点，思良先生便完成了又一部皇皇巨制《阜阳风情》（乡土卷）——《酃丘风土实录》。10月下旬，思良先生把这部巨制二校稿向我当面展示，并要我作序。我在向他表达深深敬意并诚挚祝贺的同时，对写序则面露难色，因为我深知为人作序弄不好便会有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之嫌，但

盛情难却。“道出古人辙”，“心将静者论”。（唐代孟郊《投所知》，张继《感怀》）好了，我应承下来，权且作一篇读后札记吧。

文化是一条激荡在人类历史中湍湍不息的长河。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历史越是古老悠久，文化就越是深邃厚重。鄮丘是太和县倪丘集古名，是阜阳地区、皖西北乃至皖北地区最早的城邑之一。早在原始社会后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是宋国和魏国的领地、著名的军事重镇之一。西汉武帝时期的大儒倪宽故事传说和倪公祠文化，北宋颍州太守苏轼治水事迹和八丈沟（河）文化，清末李正邦手抄诗存文化等都发生在这里，并在此积聚。鄮丘称得上是一方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和经济繁荣之地。思良先生通过辛勤的扒梳，希图对家乡鄮丘尘封的历史进行复原和再现。由于文献的缺失，这种努力可能是徒劳的，但正如作家所说的那样：“它毕竟是历史的细节和印记，没有细节和印记的历史不是完整的历史，不是丰富多彩的历史……鄮丘一带的历史碎片、社会花絮不少即藏在当地百姓心里。”是的，活在老百姓心中的历史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历史，尽管它可能永远都是无法复原的群体记忆的碎片。

本着对家乡深深的挚爱和眷恋，思良先生将他继《阜阳人说阜阳人》之后的姊妹篇选题确定为家乡的鄮丘。其实，鄮丘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积淀已经不仅仅属于太和，属于阜阳，而是皖北、皖西北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坐标、一个缩影、一个代表性的典型。长期以来的战乱和黄河改道夺淮而造成的频繁灾荒，使得这里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极其稀少。怎样才能写好这部尘封的鄮丘历史，将鄮丘丰富多彩的过去复原并展示给读者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是摆在思良先生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摆在有志重新书写皖北、皖西北以及阜阳历史文化的学者们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难关。

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鄮丘的历史不仅记录在文献中，而且流淌在鄮丘一带民众的血液里。在筚路蓝缕的条件和环境里，思良先生将鄮丘极少的文献和零星的档案钩沉厘清之际，贴身故土，亲近乡邦，避开世俗目光，冷对名利环境，用一双脚板，或者骑一辆自行

车,一头扎进当地的民众之中,耐心细致地进行着乡野、街巷调查采风,并用他独特的视角、独立的思考,将在乡野、街巷发现的民间文献和百姓口述的资料进行复原再现,从而对鄞丘有血有肉的历史进行重构。这种再现和重构的文字及其结成的卷帙,现代电子网络上难以搜索得到的。尽管这部重构的鄞丘历史长卷、乡土画面还不能说是全面的,但至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思良先生心中的历史,是世代代居住于鄞丘一带的普罗大众眼中的文化。思良先生把他的大作命名为《鄞丘风土实录》,而不是《鄞丘历史文化史》抑或《鄞丘通史》,这既是缘于他一贯谦虚的品格,更是他希望为鄞丘留下一部真实而全面的历史、文化、民俗和风物的纪实性文献资料,或者他更期待将他自己辛勤访问搜集得来的珍贵史实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后人进行思考和研究。由此看来,其功诚可谓大矣!

千年典籍延文脉,万古精神不绝传。经过精心的剪裁,巩思良先生把他搜集和占有的鄞丘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依次编排为十卷,集为《鄞丘风土实录》,成为故土的精神雕塑、浓厚的乡情结晶。这部六十余万字的大作,为我们录存了非常珍贵的鄞丘历史文化、乡土文化史实。这些文献资料大部分都是第一手的。思良先生称其为“实录”,的确是名实相符的。《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贤不足故也。”文献之“献”,古作“贤”,即所谓“无贤不成礼”。只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典籍,才能作为文化曾经存在的凭证和依据。作为一个安徽区域史的爱好者和探索者,我深为其执着探索的精神所感动,因为这些文献资料特别是第七卷《文书存珍》录存的文书契约资料,在以往的皖北、皖西北以及阜阳历史文化研究中是极为少见的,真正是弥足珍贵。我相信,随着这些珍贵原始资料的面世,皖北、皖西北和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说,这批文献资料的公诸于众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甚至改写皖北、皖西北和淮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因此,其学术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对思良先生的这一贡献,我何止是感动,更多的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敬意。在这物欲横流、

志向迷茫、言行错位、怪象丛生的当下社会,太多的人追求物质,懒得思想,一位虽业余但很专业的文坛“独行侠”和史界“志愿者”能够脱尘出世,潜心于学问,致力于乡土文化的抢救和挖掘,而且数年如一日地坚持和守望,其水平之高、成果之大,不亚于条件和环境优越的职业教授、学者们。这种精神和勇气是何等地让人肃然起敬!思良先生说:“怀抱乡土,本色自存。”思良先生有文化能量,有精神力量。从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久违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热心、有心、细心、精心和物质贫乏而精神富有的巩思良先生的作为使他无愧为这个时代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这样的人物才是真正的“中国好人”和“社会精英”!

我赞赏思良先生七律《新春遣兴》中颈联的感慨和见地:“河流清浊难中断,历史公平不认权。”在《阜阳风情》(乡土卷)——《鄯丘风土实录》即将出版面世之际,我衷心地祝福巩思良先生:您的辛勤的劳动一定会获得历史的尊重和社会的赞誉!同时,我真诚地冀盼更多的文化爱好者和人文精神的守望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独具的只眼投身历史文化、乡土文化的抢救、挖掘和整理之中,真正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贡献自己一份绵薄的力量。

是为序。

2012年11月23日

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卞利(公元1964—):安徽泗县人。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徽学与明清徽州社会史安徽省学科与技术带头人。(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委和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近二十项。著有《徽州民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胡宗宪评传》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六十余篇。

华丽的转身

——思良先生《酃丘风土实录》序言

初识思良先生的时候,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一方面是因为他才貌出众,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同为诗歌所诱惑,顶着一个“诗人”之名。在那个文学潮湿狂热的年代,阜阳诗坛同样热闹非凡、风起云涌,身在其中的思良算是一位诗之翘楚了。他的诗不先锋,不前卫,也不拘泥于传统,带有一定程度的朦胧诗化的特点;而置于整个诗坛,他的诗则富有乡土气息,阅读起来很有些亲切之感,令人赏心悦目。再识思良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丽转身,成为一名书法家和民俗文化学者。请他书写的行草《红楼梦》跋足道人《好了歌》四幅屏,清新脱俗,飘逸自然,饱含着诗人所独有的情趣和气象,令我十分喜爱。更见功力和学识素养的还是思良严谨的民俗文化研究。在地方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追寻过程中,他的诸多观点和思辨方法都令我以及同辈文朋诗友大加赞誉,以至于被文化学人们深情地美誉为“文坛独行侠”。

据我所知,《阜阳风情》(乡土卷)——《酃丘风土实录》是思良先生第三部搜集整理、探索研究反映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文集。此前,他还出版有《阜阳风情》(太和卷),用散文体裁创作了《阜阳风情》(民俗卷)——《阜阳人说阜阳人》,而且每部均为六十几万言,洋洋洒洒,文图并茂,蔚为壮观,在文学界、社会科学界反响甚好。酃丘,现今倪丘集之古称,坐落于安徽省太和县北部,几乎处在古颍州(今阜阳)和今亳州南北线上的中点,为一个历史古邑、文化名镇。这里及其周边广大地区孕育和呈现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是阜阳以

至皖北区域文化的一个镜片、历史文化的一个折射点、社会风貌的一个聚焦点。此地出过不少人物,并与倪宽、苏轼等大儒有缘,是“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一个拥有原始人类文化、当今文明万象的地方”(思良跋语二《倾心乡土写生民》)。同时,此地兼为编著者的故乡。或许正是因为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才促使思良编著《鄞丘风土实录》的吧。然而,动机无论如何,与前两部文集相比,《鄞丘风土实录》从体例上来讲更加完备,从规模上来讲更加宏大,从史料上来讲更加详实,从民俗上来讲更加真切,从文采上来讲更加飞扬……是其既编又著的一部力作。

何谓风土?一个地方(包括那里的乡村和城市)特有的自然环境、山川风物、风俗习惯、文明礼节、政治文化、历史人文、乡情人情等等。由于各自文化习俗的差异,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区域、村落,都会拥有许许多多各自不同的文化表现特点、生存行为个性。因此,搜集整理、探索研究并反映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活动,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张扬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思良先生近年来在民俗文化领域里一直孜孜以求、不懈耕耘。因此,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所取得的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和令人钦佩的。至少,我从中找到了几点感受:一是他对阜阳民俗文化建设的高度热忱。阜阳地处淮河、颍河交汇处,是一个民俗文化大市,但搜集整理、探索研究并反映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人并不多,而思良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学人之一。早在21世纪初,他就开始从事民俗文化的学术活动。经过十余年的搜集整理、探索研究,到目前为止,他对阜阳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已经拥有一个正在初步形成的完整系列。二是他对民俗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俗文化的特质乃是“伴随民众实际生活的文化”;于是,他强调“一个地方,并非只有名人、胜景才有文化,只要有人的地方,即有文化,有人文精神,民俗文化即这种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思良跋语一《乡情结帙愧惊人》)三是体会到民俗文化研究过程中作家、文化学人“乡情意识自觉”的担当。思良先生认为,这种

担当“乃作家、文化学人扎根本土的一种乡情意识的自觉、人文精神的自觉；乡情意识的自觉、人文精神的自觉来源于作家、文化学人的文化担当、社会责任担当、历史责任担当——自觉，即行为动力；担当，即文化实践。”（同上）为此，我更加理解了思良先生在《一样桃花，多种意境》（下篇）里所说的为家乡倪公祠征集楹联活动，他收到的七点收获：“为家乡装点了倪公祠、课最堂、经锄楼”，“真正理解了好人、好官‘长寿’”，“清楚认识到一样桃花，多种意境”，“促使自己步入联坛并成为联坛新人”，“密切了与各地联人、诗友的联情诗谊”，“加深了对中国楹联文化普及工作意义的认识”，“有力坚定了弘扬精品文化、摒弃糟粕文化的信心与实践能力和”。我还更加坚定地以为，思良先生言而尤显不足。仅就《鄞丘风土实录》而言，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探索研究了，相反，它在学科范畴意义上的容纳度远远超出了它原有的范畴。

在《鄞丘风土实录》里，思良先生的笔墨触角范围涵盖到了历史追踪、地名考辨、歌谣传唱、故事传说、笑话俚语、诗词楹联、文书存珍、习俗事象、地理掌故、乡情文学、民间文艺等等领域，其中《苏轼阻开八丈沟的人文思考》还把读者带进了地理历史的人文思考，让今人后世感受到自古至今兴修水利工程的意识形态流变，以及关于地理地形地貌问题、水文水向水资源问题、民情民生民风问题、官制官德官宦问题、忠君亲民士吏问题等等；《诗意满怀乡土亲——我看清末〈李正邦手抄诗存〉》更是把读者带进了皖北平原乡土情怀的诗意栖居和文化环境的精神享受，让同是诗人的我听到了上个世纪初偏僻落后的皖北、淮北乡村小镇发出的平仄声韵、心物交感，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虽然思良先生能够成功地从严肃文学创作华丽地转身到民俗文化，诗词、楹联创作和评论，书法艺术、书画鉴赏和批评等等方面理论课题及其人文精神层面的认识、思考、定格，高屋建瓴地观察和评价，并且还在这些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并非所有的文化人（包括学人、诗人、作家、书家、画家等等）都能够做到华

丽的转身,也并非所有的转身者都能够实现华丽的目标;因为华丽的转身是有条件的,它需要建立在个人自身生活阅历、知识结构以及学术涵养诸多因素之上,也可以说它需要转身者具备文化准备、思想炼狱、社会显微、诗性创作以及只身展示和独立探索精神。“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华丽转身后,思良先生的身影依然外在朴素、内里华丽,笔下同时充满乡韵民风、诗情画意,更见人格风骨、精神抖擞。不过,思良先生转身并非仅仅是一个特例,更多的是他能够给文学界、社会科学界很多人一个启示:“仁者,人也。”做人就要有个人样。“义者,宜也。”做事必须做好“应该”做的。诗人、作家、学人(或者职业,或者业余)需要铸就自己的文化人格,立起自己的精神品位,担起坚定地弘扬和自觉地传承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人格责任,不必贪大求洋,不必装腔作势,不必狐假虎威,不必沽名钓誉,不必见利忘义。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唠叨不完地述说关于思良先生华丽转身的意义之所在。

思良先生的华丽转身不仅仅只是其华丽转身。

2012年12月4日

丁友星(公元1965—):字智润,号善来无去,笔名丁醒,安徽无为县人。当代诗人。诗歌评论家。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先教书,后做报社编辑、“衙门”秘书。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时任阜阳市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并主编《清颖》杂志。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90年代至今,被拥为并依然是中国低诗潮主将之一。2005年,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中青年文艺理论评论家班)学习。诗歌集《把诗歌当情人热爱》、诗歌评论集《中国低诗歌总论》即将出版。

思良同志笔下有座乡土文化博物馆

——品赏《鄯丘风土实录》书稿

看到南方出版社将出版思良同志的《阜阳风情》(乡土卷)——《鄯丘风土实录》书稿,我为之振奋,也为之欣慰。思良同志笔下有座乡土文化博物馆!

几年前,思良同志编著的《阜阳风情》(太和卷)、创作的《阜阳风情》(民俗卷)——《阜阳人说阜阳人》还放在案头,今天知其《鄯丘风土实录》成书时间之快、分量之重,怎不令人惊喜!这部书稿又是六十几万言,文图并茂,内容丰富,所反映的是皖西北地区、原阜阳地区(今阜阳、亳州二市区域)乡土文化包括历史渊源、风土人情、民俗事象、社会风貌等的一个缩影,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体现乡土文化独特的魅力,谈古话今,雅俗共赏。

我认识思良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当时,我任中共阜阳地委书记(当代诗人贺羨泉、万文义谑称“当今太守”)。思良是一位才人,言行举止不俗。当地人曾称其为“四大才子”之一。我先是发现思良同志确实有一定的文才,后又了解他在机关工作方面也有突出的才干。调离阜阳到省城合肥后,我继续关注思良的情况,知道他在攻读安徽大学中文系时供职在太和县宣传部门,从事新闻报道、对外宣传工作,是全区全省拔尖的新闻宣传干部,省里和地区新闻机构都要调动他,县里却不放人。他无怨无悔。“用心苦劳作,掩口休叫嚣。”“虽无心大任,但有意小为。”(思良座右铭)思良同志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间断在文化艺术方面加强学习和独立创作,还琢磨经济社会、人文社会。因为当今官场人所共知的

原因,思良在仕途上虽没有大“进步”,但他总不为权屈,不为利折,不随流俗,不计毁誉,常怀平民意识、持亲民心理,视自己为乡曲百姓,在为人和治学方面一直扎实修炼、雕琢,成为一名学者型作家,还擅长书画艺术鉴赏、文学艺术评论,其创作水平和文化研究成果为大家瞩目、敬佩。

记得在1994年春夏,正在上海财经大学进修的思良与另一位同志代表太和县几次到省城为当地申报省级开发区事宜,请我牵线搭桥。我离开了阜阳,但在省城各方面还能够讲话,就欣然答应了。那段时间,我通过他起草的那份省级开发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对专家论证活动的具体组织,再次看到思良的文才和较高的工作协调能力。“身外难寻清净地,心中常念苦寒人。”(思良七绝《暮春一日,与贾德丰先生共话世事人生》二首其一)我听说思良曾为家乡贫困儿童捐资助学,义务献血几千毫升,自己的日子虽清苦,但依然乐善好施、恤贫解困等善举,对他为人处事有了更好更深的了解。后来,思良与我保持联系,因事来省城不是打个电话,就是上门谈谈有关社会世象、文化研究方面的话题。两年前,我因事去阜阳还约见了。近年,思良同志立足阜阳,俯仰大千,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几乎全身心地从事淮河文化、乡土文化以及阜阳地区民俗文化研究和创作工作,并且成绩卓著。对此,我身为一个忘年交朋友感到由衷高兴!

文化,中华民族的灵魂。乡土文化,中国文化的根源和基因。她由广大乡村滋生出来,并培育发展起来,即使那里形成城镇,但她的文化依然根源于周边的一方本土和乡村,那里的乡村和城镇始终同属一个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久远、博大、精深、丰富,五颜六色,千姿百态,她的形式有文化遗存(包括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口头传承,有人们的思想、习俗、生存方式、行为表现等。“乡人化其风,薰如兰在林。”(白居易古风《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乡土文化的遗存已经证实,现实表现也正在表明,她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智慧结晶和精神支柱,是区别于任何其他文明的特征表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

思良同志认为：“乡土文化乡而不俗，土而不粗。乡土文化以及一个地方的历史、风情、社会花絮、人文页码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厚有薄，有俗有雅，不论大小、长短、厚薄、俗雅，但她都由一个个方块或者至少是沉淀下来的一个个碎片积聚而成，所有块块、片片都具有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我知道《鄆丘风土实录》书稿里，思良挖掘、搜集、捡拾、清理、记录、鉴定、表述、破解了不少“碎片”，如对鄆丘地名的考证，对倪宽减课恤民史料及其文化的考查，对苏轼阻开八丈沟（河）的客观治水和体恤民情的研究，对家乡常用俚语的解析，对本土各类习俗事象的描述等无一不是对那里乡土文化、社会状态以及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研究所作的具体实践。思良同志精心编著《鄆丘风土实录》的实践，充分验证了他上述史学和文化观点的独到、精确，值得肯定和褒扬。

看了《鄆丘风土实录》书稿，我得到三点感想和认识：

一、记录和研究乡土文化，需要文化人立足本土，扎根泥土，积极作为。

思良同志说：“一个地方，并非只有名人、胜景才有文化，只要有人的地方，即有文化，有人文精神。”（《鄆丘风土实录》跋语一《乡情结帙愧惊人》）

我觉得，文化人的目光应该注视所在地的乡土文化，笔锋坚守所在地的乡土文化，远离甚至脱离本土文化的研究和创作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源泉的，也是缺乏创作活力的。换一句话说，文化人注视以至坚守、弘扬所在地的乡土文化，是一种乡土情结，是一种社会责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五言排律《奉赠左丞丈二十二韵》）思良同志热爱家乡，钟情故土，熟悉所在地的乡土文化，又有新思想、大情怀、原动力，可以说，其情感是真挚的，感恩故土、抒发乡情的责任行为显然自觉，同时积极表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厄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道德经》）他要为家乡做一部风土实录，有困难，自己战胜，有磕绊，自己排除，不屈不挠，一

如既往，终成鸿篇。正如思良在《鄞丘风土实录》跋语二《倾心乡土写生民》里所说：“对于故土民风、家园习俗，我一直倾情钟爱……倾情于她，钟爱于她，即为感恩、回报，即叫‘乡情反哺’、‘人文再植’。”

据了解，有些地方文化人的目光总习惯盯在名山胜水，而鄙视所在地的乡土文化，这种舍近求远、贪大求洋的研究和创作有失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源、精神基础。因此，我建议各地文化人要认真读一读思良同志的《鄞丘风土实录》，做一个立足本土、扎根泥土、热爱并且积极弘扬所在地的乡土文化的有中华民族文化含量、勇于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人。

二、记录和研究乡土文化，需要文化人脚踏实地，乐于奉献，倾心投身。

在《鄞丘风土实录》成书期间，思良同志始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风里雨里，颠东簸西，数九三伏，挑灯伏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一点一滴地做，不叫不嚷地将自己家乡的历史精华、文化亮点、人文精神用文字和图片五光十色地编织成一个美丽耀眼的花篮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般说来，做文化事业需要经费，需要交通工具，需要这样那样的条件。可是，思良同志凭着一腔热血，一身劲头，一双腿脚，一支笔杆，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不论荣辱，不图名利，征服困难，硕果盈枝。《阜阳风情》（太和卷）、《阜阳风情》（民俗卷）——《阜阳人说阜阳人》、《阜阳风情》（乡土卷）——《鄞丘风土实录》等，可谓鸿篇连连。古人说：“百事之败，在于慢也；百事之成，在于敬也。”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没有投入，哪有成果？思良同志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我还想再说两句：“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白居易古风《洞庭松》）看人，识人，不能以“码头”大小论英雄。英雄不问出处。“大码头”有不凡人物，“小码头”也有不凡人物。这“劳模”，那“劳模”，这“楷模”，那“楷模”，像思良同志这样不凡的文化人才才是真正的“劳模”、“楷模”，起码是真正的“文化劳模”、“道德模范”、“精神楷模”！

三、重视和加强乡土文化建设,需要各级领导者亲近、关心、支持文化人,帮助他们解决研究和创作方面的实际问题。这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时代需要。

我先后在砀山、固镇县、宿县、阜阳地区担任过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在每一个地方任职,我总爱与那里的文化人交朋友,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真正的文化人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社会现象的思想者、社会问题的剖析者和批评者。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见解,有能力,领导者尊重、亲近、关心、支持、帮助他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取其长,补己短。文化人不光有文化,更有思想,并且善于思想。文化人不光了解当地社会,并且深谙当地人文状态,能够提炼那个地方的思想和精神,堪为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决策的智囊。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以文会友,笔墨情缘》,说的就是我在各地工作期间结交文化人以及新闻界人士的经历和感受。我在阜阳工作八九年,文化上的事,文化人的事,我都关心和支持,并且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1985年9月22至29日,我和地委“一班人”支持第四届淮河乡土文学笔会在阜阳地区举办。一百二十几位诗人、作家、文化学者、文化文艺界优秀人士聚集阜阳,说文化,道创作,还组织他们分别到临泉、太和、界首、蒙城、利辛、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等地采风赋文,场面热烈,情景交融,影响广泛。领导者、官员们不傍大款得清白,不攀富贵免“下水”,而亲近、关心、支持、帮助文化人,则有益于领导者、官员们的身心健康和道德修养。

一个不知道自己来路的人是没有明天的,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文化,正是民族的血脉、民族的记忆、人类前行的灯塔、社会前进的动力。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炎黄文化(其中乡土文化占有重要的分量)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基因和壮大的根本。可是,今天的人们欲望贪求过旺,精神崇尚不足。在经济火热的社会环境里,在众人纷纷向“钱”看,甚至漠视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利益纷争氛围里,中华民族热切地期望像思良同志这样一心坚守乡土文化,并且能够痴心从事